

王安忆、叶兆言、阿来、邱华栋等作家新作出版

文坛老将上新，突破写作舒适区了吗

■本报记者 许畅

《长恨歌》出版近30年后，作家王安忆再写上海《儿女风云录》；作为叶兆言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长篇，其小说新作《谁家花园》书写南京城南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欢交集的人生故事；“作家中的植物学家”阿来最新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呈现了他作为博物学痴迷者的一面；长篇《空城纪》灵感源自一颗石榴，是邱华栋从别处返身回故乡的寻根写作……

近期，国内文坛老将纷纷上新，笔下交织出纷繁人心图谱的奏鸣曲，拓宽了中国故事的维度。这批新作在他们的创作脉络里标记出怎样的位置？长跑型作家能否跳出滑行惯性或舒适区，抑或丰富刷新各自的艺术风格与写作理念？

从生长的城市挖掘文学富矿

1996年，王安忆出版了以“上海小姐”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并获茅盾文学奖。时隔近30年，她又推出以“老老”瑟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从《长恨歌》到《儿女风云录》，王安忆直面上海的城市皱纹，再次为上海作传，呈现城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桑桑田的变迁，挖掘一座城半个多世纪的性格、气质和表情。

小说跨越幅度长，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写到当下，宏阔的时间之河，承载一个个不同身世的人生悲喜剧。主人公“瑟”就像在舞台上不停旋转的舞者，不知何来，也不知所终，只是一圈圈兀自舞动下去。他周围的亲人不断退场，王安忆借其口惋惜道：“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泛的幸福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

《儿女风云录》在世更迭，苍青覆叠的故物故人故事里，既散发着历史的余温，也回荡着现实的心跳。既触摸到老上海的往事旧梦，也感觉到新上海的未来可期。评论家冀宏伟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在第三人称和“瑟”“小瑟”“老法师”“爷叔”之间



制图：冯晓瑜

自由切换，“叙事人称的变化，不排除艺高人胆大的使然，但也不是绝对。其实作家的任何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崭新的探索，或者说是大胆的冒险。王安忆也不例外。我把叙事人称视角变化，认为是创作与创新的双向奔赴。”

如果说上海是王安忆常挖新的文学富矿，那么南京则是让叶兆言创作力充沛的叙事坐标。新小说《谁家花园》，生长在南京的叶兆言将半生亲历、三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对文学的不懈探索融合在这部“留给女儿的书”里，以说书人的口吻，带领读者穿梭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亦将绵密的地理风俗、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缝隙与褶皱里。从传呼电话到BP机，从粮票到外汇券，从友谊商店到金陵饭店璇宫，小切口叙事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评论家艾翔评价：“作家不掩饰情感，不回避无力，更不带有居高临下的指点口气，而是以平等姿态直面生活迷雾，体验每个人的情绪。”

在行走中拓宽写作版图

“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再找机会走一走。久而久之，在心里积淀下来，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续成可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邱华栋在《空城纪》里，以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这六座西域古城为载体，穿梭于想象与现实之间，重申并展现了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六座古城遗址规模宏大，至今仍可寻访，它们在汉唐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历史故事的连接，最终组建起横亘在中原、西域间庞大而壮美的丝绸之路。作家李修文看后表示：“喜欢叶兆言叙述的石榴籽般结构，每个短篇故事完整又均衡——当他们集中在一起来迸发时，许多人物展开的叙事质朴真实，构建起了让大家信任和尊重的土地。”

邱华栋说，在对西域的多年行走和研究中，“有种生命力呼唤着我，冲破了对于大部头民族志、考古学研究等学术路径的畏惧。我怀着兴趣，去搜寻所有可以缝合历史的蛛丝马迹”。比如，书中《龟兹阙歌》侧重西域音乐，贯穿小说的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高昌三书》聚焦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锦帛》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内涵；《楼兰五叠》聚焦楼兰层叠变迁，贯穿其间的是支牛角鸣响；《于阗六部》侧重

的是阉出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简牍、文书、绘画、雕塑、玉石等附着的故事。

作家阿来同样热爱行走，并将10个行走故事汇成《去有风的旷野》。书中总带一股自然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阿来爬上海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郁郁如海。在他看来，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遥远而新鲜的风光，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水重水的旅程。

“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阿来拒绝让快节奏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人生是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那么急。诚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3R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本报记者 李婷

“文化创造是源头，文化消费是端口。只有疏通源头与端口，文化这条河流才能不息地奔腾流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陈圣来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态，一定是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两翼比翼双飞。文化消费的生态与产业，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上海有资格、有意识、有能力走在前列。

为发挥文旅消费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增强文化领域对外开放与促进文明互鉴，“城市文化国际对话2024——文旅新消费，城市新动能”研讨活动日前在沪举行。这是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对话系列论坛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从业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做好文化消费这篇大文章，解锁文旅新消费与城市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

艺术成为城市的流量入口

“文旅新消费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提升城市软实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以柏林爱乐在中国的驻演为例，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项目，这个“交响乐团”的上海之行成为今夏现象级的文化事件。据统计，柏林爱乐在上海总票房超1500万元，12场演出上座率均达100%，各项活动共惠及观众超2万人次，超过前三次乐团来沪的观众人数总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驻演吸引了超过10%的境外观众和47%的外地观众打飞的，高铁前来，来自北京、天津、新疆、海南等20多个城市以及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据美团的数据监测，其间，上海大剧院附近餐厅的营业额环比增长约30%—40%，最高订单量提升了94%，交易额提升了167%，上海大剧院咖啡厅也创下年内单日销售额新高，大幅增长约65.4%。人民广场周边打车订单量环比上涨3.6%。

文旅新消费转化为城市新动能，演艺何为

费旺起来。”李明表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打造集聚全球演艺资源的大码头、吸引海内外游客的加速器，也要打造助推社会经济增长的强引擎，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让文化艺术成为城市的流量入口，助力上海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

文化新质生产力未来可期

据介绍，2023年上海市举办了营业性演出4.5万多场，观众接近2000万人次，票房收入超过33亿元。上海的专业剧场特别是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集聚效应不断强化，演艺大世界也成为国内演艺集聚区中最大的亮点。黄浦区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环人民广场1.5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有专业剧场26个、演艺新空间87个。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认为，上海打造演艺之都成绩亮眼，而与国际高水平演艺之都相比，依旧有提升空间。比如，上海去年全年举办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118个项目、194场，票房达到21.1亿元，占据上海演艺产业近三分之二。但上海仍然缺乏全球顶级演唱会，原因之一是缺少顶级的国际级演艺经纪机构和国际顶级演艺经纪人才。黄昌勇建议，在演艺大世界进行试点，引进国际顶级演艺机构入驻，提升国际顶级演艺人才的集聚，在签证、报关等政策方面予以支持。

“大部分的剧院还没有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型的空间出现，打破演出和观众空间分割的传统。”上海的演出票务系统，可以借鉴电影院票务系统，建立集成性的票务系统，便于观众购票。“在他看来，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和努力。其中，人力资源是演艺之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演艺设施是演艺之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是演艺之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驻场演出是演艺之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任建表示，各类沉浸式演艺的涌现，代表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蓬勃能量正喷涌而出。未来，新业态、新模式、新体验是文旅新消费着力的方向。他建议文创加科创焕发新动能，虚实交互打造多维空间，区域集中构建城市亮点。

独家探班

穿上厚底靴，“钱公子”少年气依旧

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钱惠丽将携三部代表作与戏迷见面

■本报记者 王筱雨

走进上海越剧院的大排练厅，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钱惠丽忍不住感叹：“创作的能量一下子涌进身体里。”戴上麦克风，穿上厚底靴，一抬手一投足，戏迷心中那个风流倜傥的“钱公子”回来了。

10月31日起，钱惠丽领衔主演的《舞台姐妹》《玉簪记》《红楼梦》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与观众见面。作为上海越剧院“越时代·越美丽”传承系列演出，她将携与杨婷娜、王婉娜、俞果三位弟子同台，展现徐派的舞台造诣与艺术魅力。贾宝玉、那月红、潘必正，剧中的三个主角三人三面，如同钱惠丽对自己和对后辈的要求——“无论哪个时代的越剧，人物都是第一位”。

为观众，再度挑战“小宝玉”

老师与学生合演一部戏，按照惯例，老师往往在下半场亮相。这一次，钱惠丽却给自己出了道难题，题目还是戏迷再熟悉不过的“小宝玉”。此次《红楼梦》演出，钱惠丽将呈现上半场，久违地唱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并将于《哭灵》返场，为大戏收尾。

近一年多来，钱惠丽多在越剧宗师纪念演唱会上登台。即便在退休前，钱惠丽也十多年不曾“上身”小宝玉。“借助小宝玉，我想考验一下自己的灵动感。”她对记者表示，“越剧的小生旦角都是青春少年，找到宝玉的感觉，其他人便不成问题。”观众是钱惠丽放在心上的大事，“越剧有一路追随的老戏迷，也有二三十岁的新戏迷，为他们，我要再演一次上本《红楼梦》”。

1000多场《红楼梦》的积淀，让钱惠丽在排练厅快速进入状态。与一群小自己近30岁的演员一起，钱惠丽的“少年气”在机敏的眼神、轻巧的动作、活泼的语调里显露出来。她不希望观众因为她的资历而“手下留情”。这是上海越剧院的常演剧目，我不能比从前演得逊色。让观众原谅自己，对我而言是一件戳心的事。”



钱惠丽(中)排练近照。

(上海越剧院供图)

对戏之间，可见钱惠丽的本色。“读西厢”一折，饰演“焙茗”的年轻演员一把将《西厢记》递给贾宝玉，少了形体的起承转合，立刻被钱惠丽点了出来。“戏怕长，好戏却不能省。”她说，“演戏虽熟能生巧，要做得精却很难。哪怕减一句台词，都会影响戏的结构、人物的心态变化。”

人物第一位，演员的自我修养

16岁进入诸暨越剧团后，钱惠丽的人生便围绕着越剧的锚点不断展开。“老旦王”周宝奎的几句叮嘱，她便放弃了旅游这个爱好。一直到今天，她都没有出远门的习惯，“就怕在外面出了什么意外，影响到演出”。钱惠丽喜欢琢磨戏，也爱给自己上难度。《玉簪记》里，她融入川剧的喜剧手法，收获热烈的剧场效果；徐派唱腔音域宽，演员需要有13度的音区才能驾驭。钱惠丽在《舞台姐妹》中继续加码，在“饮恨”一折中为角色设计了跨越16度的唱段。

正是这份琢磨，让钱惠丽如今可以重新拾起“那月红”这个角色——一位在动荡年代命运悲惨、在新社会重获新生的越剧艺人。《舞台姐妹》让钱惠丽荣誉满身，创排的过程并不容易。“那月红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彼时从未演过女性角色的她，大胆选择不用全套徐派唱腔塑造人物，引入傅派、吕派旦角的声腔，来丰富那月红的人物色彩。创新往往伴随着压力，钱惠丽回忆，《舞台姐妹》头几场演出，观众的掌声是缺席的。“没有听到熟悉的流派，戏迷不适应。”经过几轮调整和修改，演员们越演越投入，观众也逐渐接受。

“越剧有中国传统戏曲的手眼身法步，但重中之重是人物内心的刻画。”在钱惠丽的艺术观里，演员是排在人物之后的，“观众到剧场看戏，看的是我塑造的人物，而不是我本人”。就像钱惠丽常对学生说的那样：“因为你的表演，一场场追着看戏，这样的观众才不会离开。”

三个敦煌大展在申城“撞档”却不“重样” 热门大IP开发如何避免“内卷”

■本报记者 范昕

11月10日，一座全新的专业美术馆“敦煌当代”将于上海市杨浦区落成开幕，首展为“境象敦煌”。这是首次将“敦煌”这一极具文化内涵的概念融入当代美术馆机构理念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尝试。届时，上海将同时汇聚三个敦煌大展，除了正于中华艺术宫持续热展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之外，还有10月26日亮相遇见博物馆(上海静安馆)的“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

空前的“敦煌热”将给上海观众带来什么样认识敦煌的新视野？对于“敦煌”这一大IP的开展如何不陷入“内卷”？这些都是人们颇为关心的焦点。

以“敦煌”为名却各有侧重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这里不仅是历史的交汇点，更是文化的交融地。尽管即将相遇的三个大展均以“敦煌”为名，但各有侧重。“何以敦煌”艺术大展更多的是接续传统，以文物、高清图复制品以及壁画临摹珍宝等实物为载体，细述敦煌文化宝库中的诸多闪光之处，在知识普及上可圈可点。例如，走进复制的西魏第285窟，可直接领略它如何被誉为“融汇多元的万神殿”；置身复制的中唐第158窟，很难不为“最美涅槃佛”而感到震撼；面对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临本，传奇的“敦煌英雄”一下子被具象化

了；站在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临本前，会惊叹于“大唐气象”“丽人行”的壁上“复活”。

科技赋能，再现敦煌千年之美，“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展览此前曾先后巡展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等全国12城，累计观展人次超过百万，如今是焕新升级归来。其中，运用现代科技的光影单元，将成为展览最让人激动的部分，以3D光影数字技术和现场22台4K超清投影机“复活”敦煌之美，将文化与科技融合为沉浸式体验。步入这方身临其境的空间，观众将看到壁画上的飞天伴随敦煌乐声轻盈起舞，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队伍伴随阵阵驼铃声缓缓向前。这种现代技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集光影、声音、叙事于一体，解锁敦煌艺术更多打开方式。

穿越古今，可谓“境象敦煌”展及其落地的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的关键句，由此眺望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历史、自然、再现和心象四部分构成的展览，展开文献、档案、文物与现当代艺术的对话，通过汇聚散落在不同收藏机构的《贝叶经》、北凉石塔、胡人骆驼砖等珍贵的敦煌文物，呈现敦煌文化深邃而独特的魅力，并以影像、交互装置等多媒介方式打造“入境”式艺术体验，邀请观众重新感知敦煌这一熟悉的文化符号。汇聚的当代艺术作品来自曹澍、陈正豪、丁乙、高世强等21位艺术家，探讨敦煌古籍、档案、文物

与现代及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多件作品是艺术家们在敦煌现场创作的成果。

文化宝库赋予源源不断灵感

即将“撞档”却并不“重样”的三个敦煌大展，恰恰力证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尽管敦煌很远，但借由数十年累积的数字化成果，有了被不同地域的人们所感知的多种可能。也由此，敦煌文化这座宝库能够赋予现代文化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

以即将上新的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为例，其定位便揭示了敦煌之于当下的一大重要意义，以敦煌文化浇灌促使市民学习和催生城市创造力的沃土，也成为跨学科研究、艺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馆方认为，作为丝路明珠的敦煌，璀璨发光，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映照过去，照耀未来。身在上海，这个当下的世界枢纽，遥望敦煌，这座曾经的世界枢纽——两者似乎千差万别却又千丝万缕，而这也正是敦煌当代美术馆成立的契机与初衷——期待成为一座传递“窟”，以联结世界。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敦煌文化越是可贵，越应当诚意开掘。他希望未来从不同角度传播、活化敦煌文化的展览越来越多，给人们带来更加丰富的启示，而不仅仅是“内卷”，更不是盲目蹭“敦煌”这一大IP的热度。



中华艺术宫“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现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